

陈忠实 著

乡土关中

陈忠实

关中自古帝王都



农家桑麻图



我说关中人



Xiangtu Guanzhong



中国旅游出版社



鄉土關中

原不陳忠實

中國旅遊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建华

装帧设计：彭辉忠

责任印制：冯冬青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土关中 / 陈忠实著. —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032-3336-4

I. 乡…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87774号

书 名：乡土关中

作 者：陈忠实

摄 影：王 蓬等

出版发行：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9号 邮编：100005

<http://www.cttp.net.cn> E-mail: cttp@cmta.gov.cn

发行部电话：010-85166507 85166517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版 次：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20mm×970mm 1/16

印 张：16

字 数：200千字

印 数：1~10000册

定 价：28.00元

I S B N：978-7-5032-3336-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三九细雨润长安（代序）

这是我村与邻村之间一片不大的空旷的台地。只有一畛地宽的平台南头开始起坡，就是白鹿原北坡根的基础了。平台往北下一道浅浅的坡塬，就是灞河河滩了。我脚下踏着的平台上的这条沙石大路，穿过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村庄，通往西安。

天明时雨止歇了。天阴沉着，云并不浓厚，淡灰的颜色，估计一时半刻挤拧不出雨水来。空气很清新，湿润润的，山坡上的麦子绿莹莹的，河川里的麦子也是莹莹的绿色。原坡上沟坎里枯干的荒草被雨浇成了褐黑色，却有一种湿润的柔软。河川北岸是骊山的南麓，清晰可辨一株树一道坡一条沟，直至山岭重叠的极处。四野宁静到令人耳朵自生出纤细的音响来。

前日落了雨。小雨。通常是开春三月才有的那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腊月初二（2002年1月14日）下起，断断续续稀稀拉拉下到今天明，让整个村子里的男女惊诧不已，该当滴水成冰冻破砖头的“三九”时月，居然是小雨缠绵。太过反常的天气给农人心里一种不祥的妖孽氛征。这是我半生里仅见的一次“三九”的雨，以及不仅不冻反而松软如酥的土地。

我脚下这条颇为宽绰的沙石大路是一九七七年冬天动工拓宽的。与这条大路同时开工的是灞河河堤水利工程，由我任副总指挥具体实施的。那时，我完成这项家乡的水利工程的心态，与我后来写作长篇小说《白鹿原》时的心境基本类同，就是尽力做成一件事。

我第一次背着馍口袋从这条路走出村子走进西安的中学时，这条路大约也就一步宽，架子车是无法通行的。我背着一周的干粮走出村子时的心情是雀跃而又高涨的，然而也是完全模糊的。我只是想念书，想上城里的中学去



念书，念书干什么等抱负之类的事，完全没有。我再三追寻记忆，充其量只会有当个工人之类的宏愿，而且这主要是父母供儿女上学的原始动机。在乡村人的眼睛里，挣工资吃商品粮的工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在初中二年级却喜欢文学了，这不仅大大出乎父母的意料，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通常情况下，爱好文学是被视为浪漫而又富于诗意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一个穿粗布衣服吃开水泡馍的人身上呢？许多年后我把自己的这种现象归结为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文学的兴趣由此而发端。书香门第以及会讲故事会唱歌谣的奶奶们的熏陶，只能对具备文字敏感的神经的儿孙起反应起作用，反之讲了也是白讲唱了也是白唱。

背着馍口袋出村夹着空口袋回村，在这条小路上走了十二年，我完成了高中学业。我记忆中最深的是十六岁那年遇到过狼。天微明时，我已走出村子五华里的一条深沟的顶头，做伴壮胆的父亲突然叫了一声“狼”！就在身旁不过二十步远的齐摆着谷穗的地边上，有一只狼。稍远一点，还有一只。我没有感觉到丝毫的害怕，尽管是我第一次看见这种吓人的动物；不是我胆大，而是身旁跟着父亲。我第一次感受父亲的力量和父亲的含义，就是面对两只成年狼的时候，竟然没有产生恐惧。我成了一个父亲的时候，又在这条几经拓宽的乡村公路上接送我的三个念书的孩子。我比父亲优裕的是有了一辆自行车，孩子后来也有了，比当年父亲步行送我要快捷多了。我和孩子再也没有遭遇狼的惊险故事。狼已经成为大家怀念的珍稀宝贝了。

我的一生其实都粘连在这条已经宽敞起来的沙石路上。我在专业创作之前的二十年基层农村工作里，没有离开这条路；我在取得专业创作条件之后的第一个决断，索性重新回到这条路起头的村子——我的老家。我窝在这里的本能的心理需求，就是想认真实现自己少年时代就发生的作家之梦。从1982年冬天得到专业写作的最佳生存状态到1993年春天写完《白》书，我在祖居的原下的

老屋里写作和读书，整整十年。这应该是我最近沉静最自在的十年。

我现在又回到原下祖居的老屋了。老屋是一种心理蕴藏。新房子在老房子原来的基础上盖成的，也是一种心理因素吧。这个祖居的屋院只有我一个人住着。父亲和他的两个堂弟共居一院的时代早已终结了。父亲一辈的男人先后都已离开这个村子，在村庄后面白鹿原北坡的坡地上安息有年了。我住在这个过去三家共有的屋院里，可以想见其宽敞和清爽了。我在读着欧美那些作家的书页里，偶尔竟会显现出爷爷或父亲或叔父的脸孔来，且不止一次。夜深人静我坐在小院里看着月亮从东原移向西原的无边无际的静谧里，耳畔会传来一声两声沉重而又舒坦的呻吟。那是只有像牛马拽犁拉车一样劳作之后歇息下来的人才会发出的生命的呻吟。我在小小年纪的时候就接受着这种生命乐曲的反复熏陶，有父亲的，还有叔父的，有一位是祖父的。他们早已在原坡上化作泥土。他们在深夜熟睡时的呻吟萦绕在这个屋院里，依然在熏陶着我。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冬天。我站在我村和邻村之间的旷野里。

从我第一次走出这个村子到城里念书的时候，父亲和母亲每每送我出家门时的眼神，都给我一个永远不变的警示：怎么出去还怎么回来，不要把齷齪带回村子带回屋院。在我变换种种社会角色的几十年里，每逢周日回家，父亲迎接我的眼睛里仍然是那种神色，根本不在乎我干成了什么事干错了什么事，升了或降了，根本不在乎我比他实际上丰富得多的社会阅历和完全超出他的文化水平。那是作为一个父亲的独具禀赋的眼神，这个古老屋院的主宰者的不可侵扰的眼神，依然朝我警示着，别把齷齪带回这个屋院来。

北京丰台。我从大礼堂走出来。《西安晚报》记者王亚田第一个打来电话。选举刚刚结束。他问我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后首先想的是什么。我脱口而出：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始终把智慧投入写作。



他又问：还有什么呢？

我再答：自然还有责任和义务。

我站在我村与邻村之间空旷的台地上，看“三九”的雨淋湿了的原坡和河川，绿莹莹的麦苗和褐黑色的柔软的荒草，从我身旁匆匆驶过的农用拖拉机和放学回家的娃娃。粘连在这条路上倚靠着原坡的我，获得的是沉静，自然不会在意“三九”的雨有什么祥与不祥的猜疑了。

CONTENTS 目录

三九细雨润长安（代序）	1
-------------------	---

卷一 关中自古帝王都

1 黄帝陵，不可言说	3
2 民间关中	5
3 俏了西安	8
4 为城墙洗唾——关中辩证之一	12
5 粘面的滑稽——关中辩证之二	14
6 遥远的猜想——关中辩证之三	16
7 孔雀该飞何处——关中辩证之四	18
8 乡谚一例——关中辩证之五	20
9 也说乡土情结——关中辩证之六	22
10 两个蒲城人——关中辩证之七	25
11 关中有螃蟹——关中辩证之八	28
12 也说“抬杠”——关中辩证之九	31
13 追寻貂蝉	34
14 关于一条河的记忆和想象	37
15 娲氏庄杏黄	47

卷二 农家桑麻图

16 种菊小记	55
---------------	----



17 家有斑鸠	58
18 麦饭——关中民间食谱之一	62
19 搅团——关中民间食谱之二	65
20 漕渠三月三	68
21 遇合燕子，还有麻雀	80
22 拥有一方绿阴——《我的树》之一	88
23 绿蜘蛛，褐蜘蛛——《我的树》之二	92
24 绿风——《我的树》之三	99
25 火晶柿子——《我的树》之四	104
26 回家折枣——《我的树》之五	112
27 一株柳	117
28 告别白鸽	120
29 拜见朱鹮	128
30 惹眼的《秦之声》	132
31 又见鹭鸶	136
32 可爱的乡村	140

卷三 我说关中人

33 我说关中人——《灞桥区民间文学集成》序	149
34 家之脉	153
35 西安人武元	156
36 第一声鸣叫	161
37 诗情不竭的庄稼汉	163
38 生命之雨	168

39 故乡，心灵中最温馨的一隅	175
40 原下的日子	179
41 第一次投稿	186
42 五十开始	192
43 旦旦记趣	204
44 口声	208
45 寓言两则	214
46 陶冶与锻造	219
47 汽笛·布鞋·红腰带	222
48 活在西安	228
49 1980年夏天的一顿午餐	232
50 1983年秋天在霸河	239



鄉土関中

卷一 关中自古帝王都

1 黄帝陵，不可言说

正在澜沧江边行走。层层叠叠郁郁苍苍的山峰。黏稠的灰云覆盖着尖锐的和平缓的群山。混浊的江水在峡谷里一路冲溅出千姿百态瞬息万变的水花。缓坡上和河谷坝子里，散落着围墙涂成白色的四方形楼房，这是我见过的最为雄壮高大的藏族民居了。房屋周围的田野上，变成黑色的晾晒青稞的木架斜立在刚刚吐穗的青稞地里。耳边活跃着藏族男女无处不在的舞蹈的踢踏声，萦绕着交混着纳西族优雅悠扬的古乐。在这种陌生的大自然里的沉醉是极其自然的，也是无以名状的。沉醉里，突然接到诗人耿翔的电话，约我写一篇关于黄帝的短文。我不由得沉吟一声，那个青砖围垒黄土堆积的陵冢，从青山、峡谷、青稞穗和舞蹈乐曲里浮现出来，哦！老祖宗。

记不清多少回拜谒过黄帝陵了。头一次在我年轻时，默默地围着那个枯草和积雪覆盖着的黄土冢走了一圈，竟然获得了一种绝少能有的平静沉稳的心境。那个时候在我生存的全部空间里，喧嚣着“文革”势到末途的挣扎却也更显疯狂的声音。连厕所和炕头都刷着虚妄标语的生存空间里，只有在整个民族的老祖宗的土冢前，我获得了作为一个人——活人的正常的心境。

我和家人亲戚拜谒过黄帝陵，烧一炷香，再围着那个已经修葺完整的土冢走过一圈，依然获得的是宁静和沉稳的心境。我陪着外省和海外华裔作家朋友每一次拜谒黄帝陵的时候，都要围着那个已不陌生的黄土冢走过一圈，获得宁静和沉稳。几十年过去，我对老祖宗的拜谒就固定为围绕土冢走过一圈这种形式，至今也没有写过一篇关于黄帝的文字。

在我的全部感觉里，几十年来多次拜谒的过程和拜谒之后，都没有产生企图表述的欲望。我现在才弄明白自己何以会如此，在于这位老祖宗是无法



言说的，或者说在我是难以找到表述的语汇的。我观瞻过秦、汉、唐、明、清五大王朝几十位皇帝的陵墓，也是至今没有写过一篇短文。然而，没有写仅仅是我不想再说那些陈年旧事。尽管我确凿在他们或倚山或掘地或打开或依旧死封的巨大建筑面前，想到他们堪称不朽的功业和不可掩抹的巨大罪孽时感慨多多。然而，无论千古第一帝无论汉皇唐王明陵清陵里的帝王，都是可以言说的。没有一个使我产生如在黄帝陵前那种不可言说的感觉，自然也没有任何一个帝王能使我产生那种沉稳和宁静的心境。

我还是想脱开史家的评断而以自家的感受来说这种纯粹属于个人的感觉上的差异，大约就出在同一个读音的皇与黄的本质性的属性上，皇是一种象征，黄却是另一种象征；皇在我的头顶需仰视需顺从需接受“皇叫你死你不得不死”的律令，黄则与我同在黄土地上可以平视可以和他比一比谁的皮肤更接近黄土的色泽……

于是，许多千年之后的我，在围着他的小小的黄土冢转过一圈又走过一圈的时候，获得的是宁静和沉稳。

于是，我在一次又一次拜谒这位可以称为老祖宗的陵墓时，总是感到不可言说。

于是，我在注目那个翠柏重阴下的黄土冢时，似乎感知到每一撮黄土每一片草叶浸淫到胸膛里的神圣的灵光，同时也自觉地接受先祖灵光的洗礼，更有透见灵魂的审视和拷问——不肖也否？



黄帝陵前古柏相传为黄帝手植

2003年7月19日于雍村

2 民间关中

打开中国历史教科书，便打开了关中。便走进关中。便陷入关中。在历史的烟云里走了几千年，仍然走不出关中。

我从蓝田猿人快活过的公王岭顺灞河而下不过五十余公里，便踏入姊妹河浐水边上半坡母系氏族聚居的村落，大约一个小时就走过了人类进化几十万年漫长的历程。我以素心净怀跪拜在人文始祖黄帝陵前的时候，顿然发现开启一个民族智慧灵光的祖先仅仅拥有如此少的一掬黄土。面对周人精美绝伦的青铜制品，无法想象一个火炉如何冶炼得出如此复杂深奥的化学命题。作为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首都的长安不说也罢，单是东府一个小小的骊山，便可当做一部鲜活的历史来反复咀嚼。

火山骊山窒息死灭之后在山脚留下一汪上好的温泉。这股温泉不经意间浸淫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教科书。戏弄了诸侯也戏弄了周王朝的骊山上的烽火台尚未火熄烟散，始皇帝就在山脚下修筑地下宫殿以及陶制的禁卫军方阵。短命的秦王朝的惨痛教训，丝毫不妨碍近在咫尺的温泉里君王和贵妃的人生快活，压根不知百余里外的马嵬坡等待他们演出生死别离的一幕。恰是在这个烽火台下秦皇陵侧与残留着贵妃凝脂的汤池窗户斜对的五间厅里，蒋介石带着温泉的余热慌不择路逃到山坡上，隐伏在北方寒夜的冰冷如铁的一个凹坑里。这一夜的这一声枪响便注定了他十三年后逃亡海上的结局。那个隐藏过他的骊山上石隙里的凹坑，却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完成转折的一个关键性符号。毛泽东曾经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以上几位在骊山下在温泉里演绎过兴亡故事的角色，似乎谁也没有在得意的时候“注意”到前者在同一地点发生过的“历史经验”。今天，当世界各地的男女涌到骊山下来游



民间社火

逛的时候，未必一定要去“注意”“历史的经验”，却也不至于发出“都是温泉惹的祸”的戏言吧！

一个古老民族的大半部文明史是在关中这块土地上完成的。历史教科书提供的资料，无以数计的遍布地表和地下的历史遗存，无论怎样翔实怎样铁定的确凿，却都不可避免时空的隔膜和岁月的阴冷。即如唐墓壁画的女人如何生动艳丽，即如兵马俑的雕像如何栩栩如生，你总也感受不到一缕鲜活。当这些主宰着历史的统治者贪婪一池温泉醉生梦死的时候，关中民间的生活秩序和生活形态是怎样一幅图景？教科书和遗存中几乎无存，我只能看到生活演进到上世纪几十年来关中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形态。在最近十余年来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以前所未有的真实的高速度发展的时候，更多地保存着体现着原有的生活图景生活习俗生产方式或正在加速消亡，更多地浸淫着思想文化以及由此透见的关中心理形态的戏曲、演唱、歌谣、婚丧礼仪等等，都在加剧着变化，加剧着消亡。我在儿时甚至延续到青年时代的许多如牛拉的石磨石碾一类东西早已停转了，即使今天乡村的孩子也不可理解麦子怎样经过石磨变成了面粉。

摄影家胡武功先生无疑是最早敏感到生活的这种变化的先觉者。几十年来追踪生活骤烈的和细微的种种变化，把新与旧的交替留在了自己的心灵底片上。在基本普及了机械收割和脱粒的关中乡村，《光场》的场面已经稀少难见，而这仅仅在十余年前小麦收割上场之前还是遍布关中乡村的生产图像。《麦客》里的麦客也正在消失，这个汉子挥舞镰刀的姿态定格为一个历史的雕像。我可以听见钐断麦秆的脆响，可以感觉到镰刀下卷起的风和微笑，犍牛一样韧劲的脖颈和刀刻一般的口鼻，比任何舞蹈家苦练的舞姿都